



无言先生

□ 王琪

先生极喜石。石不能言最可人。故自号曰无言。性耿直,通脱放达,广交友,允文允武,乐于助人,忠厚坦荡,不慕荣利。

先生嗜酒,深得酒趣。常呼朋唤友,或置酒家中,或酒馆设宴,酒不求贵,菜不求精,但求人对。至交相逢,毫无拘束,遂放浪曲蘖,恣情畅饮,饮则辄尽,期在必醉,醉能同其乐,醒能撰诗联

者,无言也。先生喜石,深得石趣。自称“五百石奴仆”,闲暇时,约三五石友,每至深山大沟、渭河滩头,搜捡奇石,颇得觅石之乐;偶遇中石,如获至宝,欣喜若狂,远观近眺,左顾右盼,又得赏石之乐;辟大屋以供石,灵石满屋,气象万千,或对石赋诗,或抚石吟唱,再得题石之乐。于先生,石中有诗、有联、有书法、有人生。先生善书,深得墨趣。先

生书法,一如其人,用笔沉着痛快,笔意奔放,线条劲健挺拔,棱角分明,如刀枪,似剑戟,苍劲姿媚,独具风貌,诚所谓“资禀清而襟度旷,心术正而气骨刚。胸盈卷轴,笔自文秀”者也。先生工联,深得联趣。平仄人生,炎凉世态,素志雅怀,雨鸣树偃,一切可咏可叹可褒可贬之状,一一皆达之于联。匠心独出,庄重典雅,正气浩然,非彼巾幗而事

人者所敢望也。有《天籁鸣空集》等三部著作行世。

先生一生,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三部著作,四大爱好,任侠好义,襟怀坦白,如酒的奔放,石的沉稳,书的含蓄,联的睿智。

先生是军人,老山前线荣立战功;先生是文人,楹联诗歌屡获大奖;先生是甘谷人,姓李,名来子,号无言。

大排档

□ 涂启智



几位投缘的朋友或者老乡聚会,我喜欢去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大排档。这样的食肆,对于请客者与受邀者,都是亲与温馨的,有着市井烟火的熟捻。

在城市无边的夜晚,市井烟火,给无数人带来港湾般的温馨慰藉。

许多年前,我以进入大酒店为荣,以为那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多年以后,我终于意识到,大酒店终究是讲排场的地方,往往附加饮食以外的内容与含义。填饱肚子,或者说,只为专心专意吃饭,在大排档抑或路边摊来碗牛肉面,足矣!

多年前,我回到老家,赴县城与朋友闲聊。许是数年不见,两人相谈甚欢,不知不觉已至黄昏。朋友说,喝点小酒。我跟着朋友来到沿河街,走进一家古朴别致的小餐馆。四四方方的木桌,被四条小板凳包围,朋友和我相对而坐。门外垂柳婀娜,垂柳下面是水质清澈的河流。白帆点点,渔舟往来。鹭鸶一头扎进深水,又倏忽冒出来,嘴里叼着银光闪闪的鱼儿。我们品着酱牛肉、时鲜河鱼仔、五香花生米,饮着山村的黄酒。酣畅与落霞齐飞,醉倒了柳梢上的一弯新月。

这顿饭,连酒带菜总共花费不到两百元,但我觉得胜过任何高档酒店的山珍海味,叫我回味至今。电话中,朋友笑道:“街边店而已,类似广东的大排档!”

白天,大排档在城市一角静默着。其生命力沸腾于夜晚。在静谧的夜空下,大排档的气质充分释放,五彩缤纷,斑斓多姿。大排档犹如一个小社会,前一桌讲着潮汕话,那一桌浓郁的河南腔,前一桌地道东北话,后一桌冒出“龟儿子”……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汇聚于大排档小天地,人以乡音分,在各自的方言世界里陶醉,忘情,怡然自得。

大排档经营者多是普通劳动者,他们不精于察颜观色,无论食客西装革履还是一身工装,一律善待礼遇。大排档烟火可亲,置身其中,唯有融入意,而无疏离感。

坐在大排档歇息,看旁边络绎不绝的人群,恍惚中,感觉自己就像坐在家乡的某个角落,望着乡亲们行色匆匆,带着一脸清欢的表情,熙来攘往。

大排档价格亲民,就算菜品上些档次,也不会贵到哪里去,请客者与吃请者都不会有什么心理负担。大家卸掉包袱,放下疲惫,看着街边景色,品尝家常美食,啖饮生活的闲适。

大排档是一个城市的广角镜,从中可以窥见这个地方或者城市的生态景观。大排档又像是一部厚厚的市井小说,值得用心去翻阅。

伯父离去,留下一些往事和书

□ 邹炜

伯父住在我父母楼下。

走的头天晚上,父亲从他门口走过,见他舒舒服坦坐在客厅里看电视(虽然是住了公寓式的安居房,但是他们还都保留了村居时候敞着大门过日子的习惯),弟兄俩相对点头打了个招呼。

第二天一早,住在一个小区另一幢楼里的堂兄,买好菜过来,他的父亲,我的伯父,却躺在床上不再回应儿子……

墓地充满亲情。草庵里的逝者,名字永远熟悉。祖父的墓。

祖母的墓。

亲人们都在,看不见的,都在咫尺。

还有伯母的墓。分开这么久,伯母终于要和伯父团聚。

我的祖父祖母,他们分别和他们原来的伴侣葬在了一起。

血脉上的祖父,我只晓得他的名字。他离世的时候父亲还是个孩子,根本来不及在我的生活里出现。

而生活里的祖父,沉默寡言谨小慎微。退休后就在小区的传达室里呆着。

我在传达室里看书看报。大本的《钟山》、大版的《文汇》……喝他茶缸里的老浓茶。传达室里的书报摞得高过我的视线,茶缸里的茶叶涨开,几乎

看不到有水。

我在祖父母的灶房间里,看祖父坐在煤炉旁,捧个淘米箩或洗菜筐,仔细挑捡杂物。

如果不是看到祖母的杂物罐里的奖章,我压根不会想到祖父曾是唱锡剧的小生。

传达室,是锡剧团所在小区的传达室。墓地还有那年夏天不慎滑入河中的族姐。族姐会做家务会干农活。跟着她去割草,我不担心回家挨骂,因为她总会先往我的篮子里装满青草,让我这个只会读书不会干活的孩子回家交差。

族姐永远十七岁。

……

墓地间歇的雨声一再传来,提醒我们,站在这里,是为安葬我的伯父。

没有写给伯父的悼词。

乡下人从来不要这种华丽的东西。

“他讲的《武松打虎》《武松醉打蒋门神》《白玉堂大闹东京府》等小说,绘声绘色,是我小时候最爱听的故事。有段时间,他基本上每天一回,我每天盼他的下回分解。他的说书,绘声绘色,绝不会输给那些专业的说书者。每天,我都会搬张小板凳,凑到他跟前,静静聆听。如今,这个熟读《三国志》,识得《康熙字典》大多数字、视读书如生命的男人,走了,突然地走了,走出了尘世之外,我似乎能

乡居记

□ 费城

在锯木场

在乡居锯木场,寂寥笼罩着我。那些高低参差的灌木丛,抖落下满地叶子,彼此搀扶着枯瘦的树影,站立在木窗前,它们被大风送动的样子,满是惊慌。

那些黑黝黝的树影更暗了,树枝枯折,仿佛压低了天空。而院墙之上,衰草连接遍地秋光,已经没人愿意拔掉它们。仿佛那里是它们的家,根系早已穿透了壁瓦。

一把云梯,从天上垂落下来,与旧年所见一样。仿佛多年以前,那个寂寥的少年,独自站在明晃晃的秋风里,看一棵拐枣树,如何在季节最末的日子,蜕去全身枯叶。

啊,心地荒芜之人,多年过去,早已不知去向。繁霜降满的庄园,路人们正小心探询故人的消息。

雪落在人间

雪落着,静静的墓园。那个扫墓的人,独自站成了空冢。他埋头痛哭,仿佛需要将悔恨、愧疚与歉意,来填补这余生的缺憾……

无声的雪,无边地下着,为世间腾出些许空白。在这匆忙的人世间,还有什么不能被岁月消解?比如贫穷、衰老,以及那些不能被时间喊出的创痛。

——这生命的重轭、朽损的疤痕,都将在一场大雪之后,被世界,遗忘得干干净净。

雪落的人间,一定有些什么?值得我们加倍珍惜。慌乱的脚步,退避至人群之外。而草籽,深埋在积雪之下,自承受着黑暗,等待着生命被再次打开。

春天的搬运工

在春天,一只蚂蚁上路了。它们将云影和炊烟,隐藏

在老旧的时光背后,从春天的草茎出发,穿越返青的季节,把相思运抵檀叶飘香的故乡。

在春天,有谁会像一只蚂蚁那样奋不顾身?它们沉溺在春天的光景里,不发一言,沿途挥洒缓慢的时光,跟随一个路人,从内心的荒芜踱向季节的纵深、无垠、繁华与希望。

在春天,有谁能真正读懂,一只蚂蚁内心的深重?它们的语言是大地的辞令,在山谷间不经意改变了四季;它们小心翼翼的触角,引爆了一株果树的花期。

在春天,一只蚂蚁上路了。它们负重前行,用头颅叩响大地,试图用脚印丈量生命这部大书;它们低眉顺目的样子,迫不及待向命运递交虔诚的答卷。

众草之上,这些春天的搬运工,它们有着比天空更辽阔的魂灵。我愿借一朵野花的心声,说出:每一个绽放的春天,与每一只辛劳的蚂蚁有关。

时光如流水

需要用多长的时间,来安顿我们的生活?月光下的村庄幽暗,清风在草叶间游离。时光如流水,于是,我们便生活在水中,像一尾银鱼,潜经岁月的遗址和废墟。

需要用多长的时间,来安顿我们的灵魂?当轻便的马车运来天边的落日。收获日的喜悦,芬芳的稻穗越过谷仓,仿佛就要堆到天上。

需要用多长的时间,来安顿彼此的爱情?那草叶间游吟的鸣虫,是不是十八年前的那一只?也曾见证月光的衣裳,以及烛照下含泪的眼睛?时光流走了多少泥沙,虽然我们从未曾离开……

需要用多长的时间,才能平息你我血液的涛声?当幸福的姐妹齐集河畔,唱响动人的歌谣,那流水洗亮她乌黑的笑靥和款款的目光。你能听懂岁月深处,那些涌动的希望和梦想吗?

祖母的油坛

□ 高玉霞

一掀,很快油饼就变得两面金黄,香味扑鼻。

祖母的油坛,仿佛只为我一个人准备的。有一次隔壁的铃子手里拿了块“猪油渣”,那香味足以让我垂涎三尺!放了学,我就缠着祖母熬猪油渣,可那个年代能有肉吃,也得到年节,更别说“猪油渣”了!祖母说:“囡囡听话,到过年,祖母就给你熬猪油渣。”等到了过年,祖母果然熬起了猪油,在灶台忙碌的汗流满面的祖母,笑意盈盈地看着我品尝一块块滚烫的猪油渣,而祖母却一口未曾吃。

祖母总说:“平时好过,年节难过!”在祖母看来,只有勤俭持家,日子才能细水长流。

记得那年,我大约十岁左右,家里原来的土坯房快塌了,风吹房梁嘎吱响,很不安全,无奈之下,祖母就把全部积蓄拿出来,给父亲盖起了新房。新房终于盖好了。可是,却没有余钱买玻璃,只好用黑色油布遮挡。那一年祖母的油坛空了,一滴油也倒不出来,只好把土豆去皮,烧水清煮。油灯下,我问祖母:“等我长大了,你要什么?”祖母爱抚地摸着我的头说:“等囡囡长大了,就把祖母的油坛装满,祖母给囡囡做各种好吃的!”

如今,我已长大,成家立业,可祖母却不在了。幸福是什么?对于祖母来说,油坛里有油,她就知足,她就幸福,多么简单的愿望啊!而今望着手中的油坛,我又想起了祖母,想起祖母在灶台前忙碌的一幕幕,不禁泪洒衣襟。

日子

祝词中的一帆风顺万事如意
照进生活,只落脚在人迹罕至的地方
很多时候,你慨叹一个“难”字
日子的色彩便暗淡下来
那境地,如雪夜独行
心目一片空白

当你对“难”说“过”时,才发现
母亲适时地点了一盏灯
家人围坐,灯火可亲
家常便饭也变得
赏心悦目,可口养胃

所谓平凡人生,就是力所能及
过好一个一个小而难的日子
在内心,在身边
在每一个目及之处

(范俊强)

春天的思念

春风乍暖还寒。衣衫薄
嫩芽初发,花蕾初成
一场小雨过后,出门的人
脚底沾上了新鲜的泥

鸟鸣里有陷阱,阳光里有深渊
万物萌生。灰浆里看春色,溪水
听琴声。风筝将思念一再拔高

心中的梦和秘密,犹如一粒种子
蠢蠢欲动,很容易露出破绽
一个人的春天,我就要沉沦堕落下
柔软、轻浮,成为无骨之人

(墨刚)

梅花

一枝老干支起清贫的人生
一身洁白辛醇的香如故
凋零的是平凡的芳华
心若羽霓雪中扑蝶的故事
把冬天裁剪成
一帧站立的风景

盛开之后
把陌生的春天工工整整
写上未来的灿烂

(谭红林)

英烈园

我要屈下双膝,在你脚边,我想与你交谈,
也想和你身边的根据地的兄弟们交谈。我们不
提烽火连烧,也不提亲情。

此刻的城西,雨幕下肃穆的花草和树林,都
会比你我之间的任何言语,更有触动。

我们甚至不提动荡,也不提凶险。这个季
节,也许整个西部山区都在下着雨呢。

就让他们都蹲下来,蹲在你的脚边。

然后一起看远处,那日夜不废的,向前流淌
的英雄的河流。

那年月的雨还在喃喃嗒嗒地下,湿滑着山
的各条路径。

(韦汉权)

田埂上的小花

春天
曾覆盖过白雪的田埂
成了绿茵茵的小径

一朵火苗似的小花
从热烈的包围中窜出来
那热烈样子
似想点燃整条绿色田埂

白雪肆虐时
小花的种子肯定咬牙隐忍过
白雪压得越重
它春天的花朵就越热情

(刘恒菊)

夫妻修理店

1

妻子在门口摆架缝纫机
帮人换拉链,缝衣物松散的口子
……

她是老缝纫师啦
已多年不再缝新衣
脚踏踏板,随咔嚓的韵脚
在生活的缝隙与针尖上
舞蹈

2

老王很忙
店里出售新式单车,喷雾器……
各种维修零配件和机械堆满
厨窗,工作台……
甚至爬满墙

补胎是经常的活计
起子,擦子,胶水一鼓捣
刺痛的内伤得以修复
汽筒把气充得足足的
泄气的日子又勇气增添

3

他们夫妻
离开乡下庸常困顿的日子
把自己交给忙碌的小镇
缝补生活的缺陷,漏洞,伤痛……

把磕磕绊绊,不顺心的生活
用勤劳的双手
修得顺当
和和美美

(谭喜爱)